

西充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内部发行)

87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西充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西充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目 录

1. 西充油桐的证古论今 张天鑑 (1-6)
2. “充国县”溯源 崔渭阳 (7-9)
3. 西充凤凰山——张献忠殉难地 何德裕 (10-15)
4. 国民党西充临时参议会和参议会辑要 肖顺贵 (16-23)
5. 解放前西充乡、镇商业的概况 姜光远 (24-25)
6. 西充公质 李 秩 (26-30)
7. 地狱变乐园——记西充城隍庙 李宏毅 李柏林 (31-33)
8. 医谚拾零 陈春航 (34-35)

|||||||
历史人物
|||||||

9. 川军将领王缵绪 李仲华 (36-52)
10. 谯周 李 秩 (53-55)

|||||||
名胜古迹
|||||||

11. 西充文庙 王瑞豪 李柏林 (56-57)

西充油桐的证古论今

张天鑑

西充素有“桐乡”之称，今天县城还有一条街叫油店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是四川省的油桐生产基地县之一。可是，从一九六七年以来，桐籽产量一直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品种低劣，栽培技术落后，单株产量太低。所以在当前的条件下，搞好油桐良种化，加强肥培管理，及时更新，是油桐发展的趋势，也是解决目前油桐低产最经济有效的措施。

据《西充县志》记载，其栽培应用起源于唐代，当时主要是取籽榨油，点灯照明，涂抹家具、农具，也有入药治疗疥疮、肿毒、去风等。以后随着榨油、涂料技术的发展，桐油更广泛应用于官庭、寺庙、船舶及殷实人家，用途越来越广，经济效益大大提高。群众从播种油桐中尝到了不少甜头。

“家家种桐，子孙不穷”，已成为西充世代流传的农民教子格言。但种植方法老式，更谈不上精心管理了。怎样采用油桐良种，实行科学经营管理，提高油桐的经济效益，确是一门新的学问。为了满足四个现代化对油桐的迫切需要和尽快使农民富裕起来，提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一九八二年冬林业、粮食两局从苍溪调回小米桐良种二万四千斤分配给基点区、乡造林。一九八三年春县林学会和县政协科技组联合举办了一期油桐科技讲座，由林业科技人员向桐农讲

授了《浅谈油桐的良种选育》，并印发了资料三千多份，颇受农民欢迎，从而打开了推广油桐良种的局面，奠定了群众对良种桐认识的思想基础。在方法上采取：一、加速建设油桐基地。二、精心选择培育优良母树。三、注重育苗移栽和催芽播种。四、狠抓适时摘桐，提高桐油质量。五、继续开展油桐科研和科技成果的应用。

一、加速建设油桐基地。在基地建设上重要的是立地条件的选择，因为不同的立地有着不同的生产力，良好的立地和适当的管理，是油桐丰产的基础。建设油桐基地，提高最佳经济效益，关系着每个桐农的切身利益，基于这点，西充县人民政府根据西充县林业资源调查和区划报告，提出县、区、乡（镇）都抓好一个油桐商品生产基地，要求在基地建设上，开辟十五亩以上油桐基地片和广植“四边桐”。三年来基地种植油桐五万三千亩，现保存幼桐三百二十万株，人平十四点七株。油桐基地的发展，为大面积发展油桐生产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二、精心选择培育优良母树。我们对这项工作采取实地调查，群众推荐，逐级筛选的方法进行。从果实形态特征基本稳定的八月份起至采收之前，开展优树调查工作，分初选、复选和决选。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计划用三年时间，在一九八四年开始初选的基础上，一九八五年对丰产树在果期开始复选，一九八六年对复选的优树进行决选。中选优树经鉴定符合标准的，统一编号作为母树，落实专人管护，逐步做到用母树的种籽造林，实现高产稳产。事实证明，只要能下决心改换劣种，采用良种，对桐林增产的效果也是很大的。凤鸣乡三园桥村七组，一九七六年从小米桐品种中选出

的优良桐籽，直播后六年时间收鲜果一百五十市斤，有的植株果序结实八至十五个，多达二十一个，获全县选种之冠。

三、注重育苗移栽和催芽播种。有了优良品种，还要有科学的种植技术，才能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从一九八二年起试行育苗造林，在小米桐种籽中，选出正常饱满的种籽，按株行距 5×8 市寸播种，每亩一万株左右，但苗圃地要选择土层深厚肥沃的壤土，并具备灌溉条件，认真加强管护，做到春育苗，冬栽植，苗高一般在二市尺以上，部份超过三市尺。通过育苗，既可提早二至三年开花结果，见效快，产量高，收益大，又可节约种籽三分之二。两年间全县林业专业户计培育桐苗六十六亩，产规格苗五十二万八千株，上山造林成活率达百分之七十。古楼乡，蒲家咀村六组育苗专业户程素均将责任地三亩七分，培育桐苗三万四千五百株，苗高三市尺以上，按照技术规程起苗，造林成活率达百分之八十，收入现金一千三百八十元。一九八六年凤鸣乡粮油管理所在播种前将桐籽采用浸种催芽法，十天出芽后，再定植到林地内，效果也很显著。

四、狠抓适时摘桐，提高桐油质量。桐油是工业用油中的珍品，我国桐油是世界桐油的佼佼者，它左右着整个国际市场，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出口物资。以往由于桐籽采青诸原因，造成桐油酸价过高，降低了质量，大大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因此，提高出油率和桐油品质，就显得很有必要，酉县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一九八四年九月发布了，严禁早摘桐籽的布告后，不少地方以乡为单位，统一宣布摘桐时间，做到了在“霜降”摘桐，杜绝了早摘乱摘桐籽的现象。同时县油桐办公室在凤鸣乡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坚持“霜

降”摘桐，出油率达百分之三十五点二，每百斤桐籽比上年“霜降”前十天摘桐多出油八市斤。同时油质好，酸价、碘价、折壳指数均符合国家颁布标准，而且桐籽总产量也相应上升，粮油部门和农民都很满意，今后我们还要将这一经验在全县普遍推广，力争把出油率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五、继续开展油桐科研和科技成果的应用。县林业、粮食两局早在七十年代就确定凤鸣乡为油桐基点乡，开展油桐科研工作，全乡共有林业用地七千八百三十亩，其中宜林荒山西四千四百八十五亩，乡党委充分利用这一自然优势，向全乡人民发出“人人爱桐树，个个想油桐；人平种植百株桐，子孙后代不受穷”的号召，每年到了种桐季节，发动群众上山种桐，现在植桐面积已达四千三百多亩，年产桐籽在二千斤以上的村民组占百分之二十以上。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全乡共向国家交售桐籽六十二万五千斤，每年平均交售一十二万五千斤，返回桐枯三十四万四千斤，得奖售化肥一十二万五千斤，现金收入二十六万八千八百元，人平收入二十一元七角八分。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发展油桐不仅投资少，见效快，受益期长，经济价值高，而且也有利于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促进农业发展。在科技攻关项目上，一九八四年初县油桐办公室接受县科委下达的油桐科研课题后，立即和凤鸣乡人民政府签订了完成这项课题的合同，内容是：提高油桐单产的配套技术，如科学垦复、施肥、精心管理抚育、认真防治病虫害和适时摘桐，达到三至五年翻番、大窝直播造桐林效果研究，协作组具体抓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 中耕除草。主要是幼桐，因为幼桐没有健壮的

根系和粗壮的干基，生活力弱，易受杂草的侵害。营养生长期的抚育，不仅直接关系着幼树的成活率和保存率，还关系到树体是否理想，是否能正常进入结果盛期。所以开展了油桐荒坡抚育，在树周铲除杂草、杂根后，培土浇水，并种上一些绿肥作物，以利于熟化土壤，促进幼桐生长。

(二)追肥。对结果树加强肥培管理，采取“三攻”。即：三月攻“花肥”，以人畜粪、草木灰、化肥混施较好；五月攻“果肥”，主要施堆肥厩肥、磷铵，促进座果、稳果和籽粒饱满；十一月攻“养树肥”，促使下年产量提高。

(三)防治病虫害。对油桐黄蜘蛛，主要是用 药剂防治，一般采用价廉易行的烟骨头一公斤加水二十五公斤浸液，兑水二十倍等药液喷洒；严重虫区采用百分之四十乐果乳剂2000—4000倍液。

对油桐侵染性枯枝病，及时剪去烧毁，消灭病原菌，减少传染源。在发病期间，还采用1%波尔多液和50%退菌特5000倍液等药剂，连续喷洒三至四次，收到了好的效果。同时剪去了枯死的干枝和下脚枝。一九八五年冬在凤鸣乡五显峰村和新书房村四组对老、壮、幼桐树用石灰液刷白干，除治在桐树上越冬的害虫，也收到明显效果。

付出的劳动代价，必然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全乡现已植桐二十五万株，人平二十株，按粮食年度统计，总产已达一十二万三千斤，较一九八四年总产量一十一万四千五百斤增长百分之六点三。林业科技人员深感自己的责任，不仅在于拿出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努力推广应用这些成果经验。因此，采取一手抓点，一手抓面，同时要求区、乡林业辅导

员和农管员仿照点上做法，普遍推广应用。经过努力，全县已出现油桐生产的好势头，年产桐籽在十万斤以上的乡、镇有占山、凤鸣、槐树、群德、双凤、仁和、东岱、祥龙、永清等九个。双凤区现有桐树一百八十五万株，人平一十三点三株，总产达到一百零五万斤。这个区的东岱乡长明山村九组，油桐已发展到一万六千株，人平一百六十四株，总产四千五百斤，人平交售桐籽四十六点二斤，收入现金一十八点五元。比一九八一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七。今年全县油桐结实较好，总的形势是“桐花如云果满枝”。总产量将比上年度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采用油桐良种法的工作，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地下去，设想在“七五”期末，全县油桐总产可达五百万斤，实现这个目标，桐农可收入二百一十多万斤，加工企业、工商税收可得三十四万元以上，若再把桐油用现代化科学方法合成多种新型桐油树脂漆，价值更高，就能为振兴西充经济，兴桐致富创造一个美好的前景。

“充国县”溯源

崔渭阳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在他的诗中写道：“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公元前2140年前后，西充县境便有了人类的活动。

相传禹把天下分为九州，称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据《华阳国志》记载，现在的四川都属于古梁州之地，直到殷商、西周时；梁州并入雍州，那么，四川属于雍州之地。

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居住在今湖北清江流域的巴族之一的廪君部落逐渐强大，在吞灭了周围的几个部落以后，又占据了今鄂西的大部分地区。就在这一时期，廪君部落东面的楚国国力剧增，不断征伐，吞并周围的部落，从而称霸中原，廪君部落因而受到严重威胁，被迫向川东地区迁移，川东与今天的川北一带，居住着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各不相属，力量孱弱而且分散，所以廪君部落的巴人得以迅速占领这些地区，建立起了一个部落联盟的奴隶制国家——巴国。历史上又统称这个地区为巴子、巴族或巴子国。

巴国的疆域，据《华阳国志·巴志》载：“东至鱼腹（即今奉节县），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水（今陕西南郑），南接黔涪（今彭水、黔江一带，以及贵州东北和湘西北等地）”。西充县境在此疆域之内，故当隶属于巴国。

巴国建立以后，屡遭秦、楚夹击，政治中心先后由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迁到阆中，直到公元前316年（即周慎王五年），秦国消灭了巴、蜀等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封建政权，秦王朝为了巩固政权，才取消旧称，推行郡县制，在巴、蜀旧地设置巴郡和蜀郡，从此，巴国属巴郡，巴郡又置阆中县，西充县境隶属于巴郡阆中县。

公元前200年，西汉刘邦占据汉中，巴郡遂为汉有，前202年，西汉王朝统一全国后，因为汉将军纪信“班楚安汉”，功勋卓著的缘故，汉高祖刘邦为记荥阳班楚之功，遂分阆中一部分设置安汉县，所以，今南充又称“安汉县”，但古“安汉县”所辖疆域，远远不止今南充县。

明太史任瀚著《南充县志序》云：“充先有纪信者，从汉高帝起兵，为部曲长，死争荥阳，忠烈闻天下，汉世高其勋，以劳名国，置安汉。”《新修南充县志》也说：“后，高祖嘉其功，于信桑梓置安汉县。”

到了东汉永元二年，又分阆中置充国县，从此，西充县境分别隶属于巴郡的安汉县和充国县。也就因为历史上曾经设立了充国县这个缘故，所以，人们今天又把西充县称“充国县”。实际上，当时的充国县还包括西充国县和南充国县。

刘藻在光绪二年撰《西充县志》中是这样记述的：“夫西充，禹贡梁州之域也。在周为巴国，后入于楚。秦置巴郡属焉，汉隶巴郡充国。”换言之，西充最早属于九州的梁州辖，在殷周时代属于巴国，后属于楚国，秦属巴郡，汉隶充国县。“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虽骤易，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逐有离合，千回百改，寻校难求。”

直到唐武德四年，即公元六百二十一年，因南充繁阔，才析果州之南充、阆州之南部、梓州之盐亭正式设置西充县。据此，西充从建县至今，已有1366年的悠久历史了。西充这个名称的确定，其因有二，一因西充汉属充国县，位于充国县之西；二因县治之内靠北门有山，名曰西充山，故定名西充县。（西充山，在今茧庄后，其山不高，古人云：“四山皆高，唯矮独尊。”故于山侧建县衙。今山形已毁。）

西充凤凰山— 张献忠殉难地

何德裕

张献忠究竟殉难于巴蜀的什么地方，确是一个难解的谜。它之所以难解，是因为有说死在盐亭凤凰山的，有说死在西充与盐亭之交的凤凰山的，有说死在西充凤凰山的，还有说病死在成都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长期以来，揭示这个谜底的人虽然不少，但大多以不同的史志为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持一说，使问题越来越复杂。

通过参阅古籍与实地考察，我以为“张献忠死于西充凤凰山”之说是有根据的，可靠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不仅史籍持此说者多，而且连一些比较权威的工具书（《辞海》、《中国名胜辞典》）、大学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台《中国通史讲稿》）以及《四川省情》等也持此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四川旅游交通图》，更因凤凰山故而把西充列入四川的旅游胜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纲同志深入西充凤凰山实地考察后，确认张献忠殉难于此，为其撰写了碑文立在凤凰山的“将军墓”前。可见史志、辞书、大学教材、有关出版单位和专家、学者都是这样认定的。如果以为史志、辞书、专家有时也会出错，证据仍嫌不足的话，那就请往下看：

第二、金山铺、太阳溪、插旗山、带箭岭等遗址，不仅与古籍记载相符，而且为西充凤凰山所独有，为盐亭凤凰山所没有。《蜀碧》载：“我朝肃王奉命西征，至汉中，进忠赴师迎降。王问献所在：曰：‘在南充、西充交界金山铺，此去千余里，驰五昼夜可及’。王命导师急行，至西充之凤凰山……”。金山铺与南充接壤，是西充通往南充的驿站，离凤凰山十余公里，至今仍为一个行政区。顾诚著《明末农民战争史》载：“……于二十七日抵西充凤凰山……双方隔着一条名叫太阳溪的水沟相遇。张献忠被清军箭中左胸，当即坠马而死。”太阳溪就在凤凰山脚下，与清军隔溪相遇是阵势的必然。《中国名胜辞典·凤凰山》说：“凤凰山，在四川西充县城东十五公里处。山势雄伟，绵亘数十公里，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牺牲处。山上有关箭、插旗、扎营、练兵等遗址。”其实，山上的遗址远不止此，计有：带箭岭（射箭岭），顺太阳溪左上的一段山岭，相传张献忠于此中箭；插旗山，即凤凰山岭的鹭鸶山，相传张献忠的军旗悬挂于此；营房地，位于凤凰山的将军石坡下，相传为张献忠的大营驻扎地；将军石，位于凤凰山顶，相传是张献忠展示地图，指挥战斗的地方；刀截岩，位于营房地边，相传为张献忠布阵设防时，手挥“天赐飞刀”所劈；火哨坡，为凤凰山伸向北面山岭的关键隘口，相传张献忠于此设置重哨；三堆石，位于刀截岩前，相传张献忠把没收来的财主的财物堆放在这些三块大青石上，分发给贫苦农民；将军墓，位于将军石前，上垒无数小石，相传张献忠埋藏于此。小石为凭吊的人们所垒；义军墓地，扶大山与将军弯相连的一片乱冢，相传为义军墓地之一。除山上的遗址外，山上还有：乌槽沟，位

于凤凰山下，相传为张献忠的骑兵驻地，打船坝，凤凰山南六里左右，相传张献忠水军驻扎于此；万人坑，凤凰山前多宝寺的大黄桷树侧，相传为义军的又一墓地。建国后平整操场时，曾在这里掘出大批人骨；金龟寺，凤凰山下，是每年清明节人们悼念张献忠的地方。这些遗址与传说，至今仍是当地妇孺的谈话资料，可见，有关史志说张献忠殉难于西充凤凰山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传说不足为据的话，请再看：

第三、当事人与目击耳闻者的供词、证词。肃王豪格给清庭的奏报说：“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次日黎明抵西充。张献忠尽率马步战兵拒师。鳌拜等~~等~~击，斩张献忠于阵。”（《清世祖实录》）肃王豪格是剿杀张献忠的军事统帅，他给清庭的奏报，虽有夸功邀赏之词，但绝不会谎报地方。谎报地点，既无益于邀功，又要冒欺君之险，肃王豪格是万万不会干这种蠢事的。这是当事人的供词，是最权威的证据。

嘉庆年间编《南充县志·韩国相流离传》载：“……余于初七日偶出城，至大松垭，献贼前锋猝至。余夜宿火观峰顶，初八日走赵家山，初九日城陷，焚杀无遗孑。贼兵屯都慰坝，历时二十四日移兵金山堡（金山铺），日以杀人为事。各治舟楫，声言取南京。幸刘进忠遣吴之茂投诚，迎肃王入川，诛张献忠于西充凤凰山。”“余”是当时当地（南充）人，是这场事件的目击者，是最有力的证词。

李昭治编《西充县志·凤凰山诛张献忠记》说：“丙戌……复率众屠西充。在凤凰山下，护骑数十万，莫之敢撄。

是时，贼将刘进忠已降大清，肃王导之讨贼。贼营人马不戒，弓刀无备。初言有兵至者，张献忠怒曰：“摇黄贼耳”。即杀言者。大兵将近，复报献，献又杀之。大兵已压贼营，献不披甲，衣常服，加飞鳞半臂，率牙将出视，与大兵隔太阳溪。刘进忠指曰：“此即张献忠”。大兵中南伊马刺射穿逆左乳下，仆马而毙，遂大呼曰：“逆献死矣”！贼大溃。西充人寸脔其肉而食之，或以祀其先之被杀者，倾刻而尽。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一（七）日也……《纪世本末》谓献贼病死蜀中，《绥寇纪略》谓诛于盐亭者失实。余西充人少闻里中父老言当年手割张献忠事，犹有憾极称快者。”李昭治著西充县志时距顺治三年不算太久，言手割张献忠事的又是西充父老，“时近则迹真，地近则易核”。这可算仅次于目击者的又一得力证据。

有了当事人的口供和目击耳闻者的证词，大概可以作结了吧！如果还嫌证据不足，请再看旁证。

第四、旁证累累。

从义军和清军进军的路线上看，地点当在西充而不是盐亭。张献忠在民族矛盾上升，并受到四川地主武装袭击的情况下，毅然离开成都，率师北上抗清，由梓潼，经盐亭进入顺庆，后驻师凤凰山（《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清军肃王豪格和汉奸吴三桂等，由陕西侵入四川。他们从叛徒口中得知张献忠驻师凤凰山后，挥师急进，经保宁（阆中）、南部到西充，于凤凰山杀害张献忠（《蜀碧》、《荒书》、《明末农民战争史》、《明朝史略》）。清军的进军路线是不会经过盐亭或西盐边境的。

盐亭人和一些知情人早已指出张献忠死于盐亭或西盐之

交的凤凰山之说“不确”。袁庭栋在他所著的《张献忠传论》中讲得十分清楚。他说：“张献忠牺牲的地点有三种记载：一谓在盐亭凤凰坡，如《明史》；二谓西充与盐亭之交的凤凰山，如《绥寇纪略》和《怀陵流寇始终录》；三谓西充凤凰山，如《荒书》、《蜀乱》、《蜀碧》、《蜀难叙略》、《蜀龟鉴》、《滟滪囊》、《平寇志》、《南疆逸史》、《罪惟录》、《客滇述》、《小典纪年附考》和历朝西充县志等。我认为第三种说法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持这种说法的人多，而且因为：1.查清代所修的西充和盐亭的几种县志，盐亭无凤凰山，盐亭和西充之交也无凤凰山。西充城南金山铺的凤凰山至今仍存其旧名，并有张献忠牺牲于此的传说；2.文献记载上，清康熙时李昭治说：‘《纪世本末》谓逆献病死蜀中，《绥寇纪略》谓诛于盐亭，失实……’。又清同治时，西充知县高培谷有《凤凰山》一诗云：‘共说元凶此就刑，何因笔载误盐亭？’可见早就有人纠正死于盐亭说；3.乾隆朝《盐亭县志》在写到张献忠死于盐亭时，特加了一个按语：‘似未确，姑存以备考。’可见清初的盐亭人就已知道张献忠死于盐亭之说是‘未确’的。”

西充文化馆珍藏的文物可证。西充文化馆先后搜集到从凤凰山发掘的文物有大刀、长矛、箭矢等物。据鉴定，大刀为明代兵器。西充凤凰山既非军事重镇，也非古战场，历史上除围剿张献忠外，另无其它战争。大刀、长矛等兵器，十之八、九是这场战争的遗物。

此外，《西充县志》所录前人题凤凰山诗也可为佐。遂宁齐继祖《凤凰山》诗说：“南岷（离西充城十里许）插霄汉，西溪（穿西充城而过）流汤汤。春风二十里，来登古山

岗。此山讵飞来，其名为凤凰。蚩尤昔肆虐，于此始灭亡。长箭贯其胸，磔骨复屠肠。虽快一方心，其罪岂足偿。到今行人过，感叹有余伤。回首望全川，浮云郁苍茫。”新繁费锡琮《书李虞臣记诛张献忠事后》说：“太阳溪隔飞长矢，凤凰山下鼓声死。何年青犊走人间，血溅刀蹀流不止。噬人猛兽黑斑斓，金山埠冷愁行旅。吁嗟乎！西土疮痍困贼氛，黄巢、白波今已矣。形管谁将往事书，不成信案成疑似。家山留得楚三户，乱后相逢话乡里。纵然海寓劫灰深，自有子弟遗亲见此。父老歌歔泪恸流，异辞流播讹青史。”

综上所述，我有理由再引高培谷“共说元凶此就刑，何因笔载误盐亭”的诗句作结，以免再讹青史。